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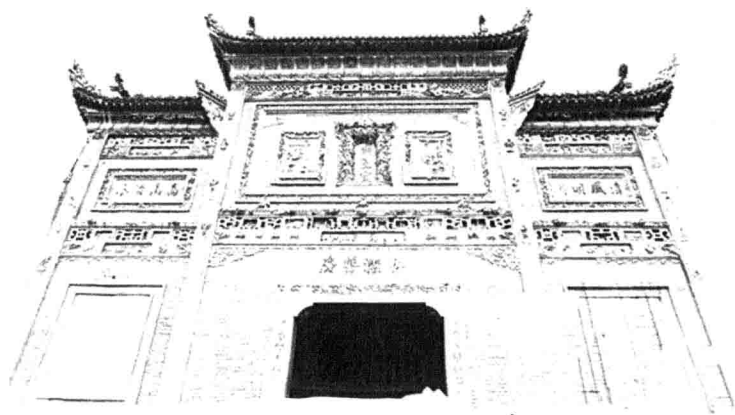


借地之毓秀、物之华宝、市之繁荣，
千百年来，这片地界儿不仅出了老子、庄
子、华佗、曹操、张良、陈抟、花木兰、
李绅等不少伟器英华，而且帝王走卒、拳
掌炮鞭、壶石泥玉、医相扎剃、吹拉弹
唱、赌混偷赖、市井奇人亦各有奇绝，举
不胜举。

药都往事

杨小凡/著

YAO DU WANGSHI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药都往事/杨小凡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4.4

ISBN 978-7-5396-4819-4

I. ①药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6449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周 康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64235059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3.5 字数:220千字

版次: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6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葯都往事
YAODU WANGSHI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杨小凡 1967年出生。中国作协会员。曾在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芙蓉》《钟山》等多家刊物发表小说、报告文学三百多万字，若干小说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刊物转载。出版长篇小说《酒殇》《海灯传人》《窄门》《天命》《楼市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玩笑》《欢乐》《流逝的面孔》《龙湾笔记》等十八部。作品曾荣获中国报告文学奖、安徽省政府文学奖、《中国作家》优秀作品奖、冰心图书奖、首届鲁彦周文学奖、滇池文学奖等多种奖项，有三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。现在某企业供职。





远古的药都亳州，曾是一片山峦险峻绵亘、清流纵横交错、有山有水的奇绝之地。

境内山奇水秀。其山，似虎似狮似剑似戟；其水，若游若吟若飞若啸。后经天地轮回，山沉地下，水成涡河一流。纳厚土之灵气，汲涡水之膏泽，自古圣迹所兴，君国迭建，商汤、魏武、小明王频建新都；况地处中原腰脊，得之者强，失之者弱，乱危乃为群雄逐鹿之所，升平则为人物辐辏之地；本为南北要衢、水陆通达、境大货穰、体视大邦，百货辇来于雍梁，千樯转流于海河，五方之产不期而毕会，四海所需取给予立谈，固为九州之通都大邑。

借地之毓秀、物之华宝、市之繁荣，千百年来，这片地界儿不仅出了老子、庄子、华佗、曹操、张良、陈抟、花木兰、李绅等不少伟器英华，而且帝王走卒、拳掌炮鞭、壶石泥玉、医相扎剃、吹拉弹唱、赌混偷赖、市井奇人亦各有奇绝，举不胜举。然经流年之侵蚀，均随风而逝，斑驳了无。余或景其德，或仰其事，或笑其趣，或慕其名，或感昨日风华，遂将民国以前人人事事以小说笔法记录下来，冠名曰《药都往事》。

杨小凡

癸巳年秋月于药都无味斋

药
都
往
事

目
录

序
/001

悬壶记
/001

豪侠列传
/015

曹氏父子
/027

美食记
/037

抗日人物志
/046

圣贤卷
/071

公案志异
/090

杂艺录
/096

翰墨丹青
/105

商人谱
/120

粉黛记
/134

姜帅府那些人
/149

俗世奇人
/157

情缘传
/176

清音考
/186

药都往事
/192

悬壶记

医易同源，医道根连，医儒相通。

药都这地界方圆百里沃土，真可谓毓秀风华。医祖华佗、道家老庄、阴阳易理开山人物陈抟等均出生于此地。医道易儒自然交融沟通，蔚然大器。以药著世的药都，又有华祖遗风真传，名医当然灿若星河。这里的名医，又与他地不同，易乎道乎儒乎于一体者甚多。

笔者深为惊叹，遂以流传为线索，加之小说春秋笔法，呈现几位，以“悬壶记”统之。

独臂先生

药都自然出名医，何况又是华佗的后代。华济生一出诊便闻名百里。

到了四十岁上，更是妙手回春。不敢说药到病除，但只要不是死症，没有他治不了的。当时病人及家人们有这样一说：华先生说没治了，死时都是笑着的。这意思很明显，华先生是不会错诊的。他治不了的病，就是命该如此了。

华济生从此也更加自信，整个儿圣祖华佗再生。

这一天，华先生刚开大门，便见一辆载一瞎眼老妇人的独轮车停在门前。推车的汉子见华先生出门，跪倒便拜：“请华先生救救俺娘。”

华济生先观了一下老妇人铁青的脸色，看了舌苔，把脉片刻后，停了少顷，起身向门外走去。

汉子一步跟上：“我娘的病咋了？”

“别说了，快回去弄点老人喜欢吃的，别亏了她的嘴，这就算你的孝道了。”说着掏出一把钱递过来。

“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，我不信俺娘不行了。”汉子把接过来的铜钱又撒了一地。

“孩啊，推我回吧。华先生说了，我就认了。”瞎老妇人呻吟着。

“什么神医！”汉子仍然不服气地嚷道。

“这是断肠疔，眼下大肠都烂了，神仙也是治不好的。”华济生劝慰说。

“要是有人能治好，我砸你的招牌。”汉子怒目发誓。

“别说砸招牌了，你娘能挨过百天，我砍给你一只胳膊。”说罢，华济生拂袖而去。

七七四十九天后，汉子扶着老母直奔华济生的“济世堂”大门：“华先生，还不把这济世堂的招牌砸了！”

华济生抬头审视红光满面的老妇人片刻，一句话没说，拎起一把锋利的药铲，把左胳膊压在坐凳上，一闭眼举铲而下。

“华先生，你不能啊！”一声大叫，药铲被汉子夺下。

“男人一口唾沫一个钉，还能让大风卷了舌头。留一条胳膊就够我用的了，砍掉一只我就能记一辈子。”华济生痛苦地坐在凳子上。

“华先生，你断我没治了，我还真等着死呢。可自打我吃了爬进碗中的一个活物，病竟慢慢地好了，”瞎老妇人迷惑地说，“我正想找你问个究竟呢。”

华济生起身，来回走了足足十趟，忽然拉住老妇人的手：“我差点害了您老人家，生吃醋泡蜇过蜉蝣的公蝎是能治这病的。”

送走汉子和老妇人，华济生便摘了“济世堂”金匾。从此，无论干啥就只用右手，左手总是背到身后。

据说，后人给华济生塑像的时候，明明两只手都塑在前面，可第二天左手硬

是又背到了后边。人们便称华济生为“独臂先生”。

从此,药都中医只用右手把脉便沿袭下来。

神 针 李

嘉庆年间,药都曾有一任知府——李廷仪。李知府生得眉清目秀,本是当朝榜眼。但因吏部关节未通,只放了个知府。

好在他是个心胸豁达之人,终也走马上任了。

到任不久,他便一身青衣独出衙门,被这古城闹市所迷恋。走着,走着,忽见街旁一白眉寸余、白须过胸的老者正给一妙龄女子看病。举目望去,只见老者头上悬一迎风飘舞的布旗,上书:专治未病之人,神针李。

李廷仪弯腰蹲下:“无病何须治,庸医自扰之。”说罢,折扇轻摇。

“世上无无病之人,病之显者有先后尔。”老者瞑目自语。

“先生,我病在何处?”李廷仪一脸的讥诮。

老者白眉微挑,审视片刻后又瞑目自语:“观你病在‘满’字。”

任李廷仪再三追问,老者仍不再言语。

话说,三年之后,李廷仪李知府突患怪病:肚鼓如牛,叫春猫一般地苦叫不止。遍请百里名医,均摇头而退。李廷仪忽然记起三年前老者所言,便立令人去寻。

李廷仪又号了三天三夜后,老者终至。

“三年前,我观你双目曲光,必定性贪,故断你病在‘满’字。今日验否?”

在李廷仪家人和衙门上下的哀求下,老者让其侧卧后,忽从空竹杖中取出一枚两尺半长的银针。

“如此之针,拿你的命来。”说话间,银针穿肚而过。只听李廷仪一声厉叫,肚里的脏水哇地喷将出来。

在众人的惊诧之中,老者悄然而去。

说来也怪，老者离去后，李廷仪所喷洒之青石地面，长出一块块银圆状的圆圈。

李廷仪病愈后，命人扒出带圆圈的青石，在背面刻上“戒满”二字，立于州府门前。

李廷仪后因清正廉洁而官至正二品，那是后话。

知情人说，这“满”字碑现仍存于药都博物馆之中。

神手梁

药都“梁接骨”，可以说是百年没倒过牌子。只要是骨折骨伤，再重的病号，经“梁接骨”父子用手几番推、拿、扶、正，外加几帖馥的膏药，定能三十天起床，百日下地。但有一点，“梁接骨”父子只治骨折、骨伤，从不治扭伤之症。

“梁接骨”先祖也是有名号的骨科医生，人称“神手梁”。他不仅善治骨折、骨伤，摔打扭伤更是手到病除，且从不用药。

且说一日正午，太阳如火。神手梁更是汗流满面，前来求医的人从正堂排到大门外的黑槐树底下。

这时，一位三十上下的妇女，手托后腰被一男孩搀着直奔中堂而来。排队的病人虽多有不快，但见她痛苦呻吟状，也没谁拦她、怪她。

妇人来到神手梁面前，坐定，呻吟声更大。神手梁问过之后，让其站直。妇女被儿子扶着刚刚站稳，神手梁猛弯下腰来……众人只听到妇人一声尖叫，接着便见她一手捂脸，一手提着裤腰夺门而出。原来，她的裤子被神手梁拽下了二寸。

病人们遂议论纷纷，有几个年轻的女人弄清事因后，也离门而去。

不一会儿，刚才那妇人领着手持木棒的男人闯了进来。

神手梁抬眼一望，那男人顿时矮了半截。

“你媳妇是来干啥的？”

“来治腰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，看她的腰还痛不？”

男人回头一看，妻子正腰板直挺地站着。

“看看你的腰还痛不？”男人回过了神。

女人左扭右扭，没有了一点痛感，男人一脸的莫名惊诧。

神手梁停了手中的蒲扇：“你妻子弯腰进门我便看了她的形色，身体健壮，衣着破旧，断她不会是淫逸之伤，更不像久病之人。腰疾肯定是闪扭所致，只要弯腰活动便可自治。但女人一般是忍不了剧痛弯腰的，才出此计。”

男人和女人恍然大悟，三叩六拜之后，离去。

自此，神手梁名号更大。但其后辈却从不治扭伤之症，专攻骨折、骨伤。

有人说，后辈讳神手梁那不雅之举；有人说，从此药都百里再无人寻医治腰扭伤。
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：时至今日，药都人几乎人人会治腰扭伤。尤其对年轻女性，更是治一个好一个。

华 老 二

华老二，医祖华佗后人。因排行第二，家乡药都人口耳相传时总是说华老二华老二的，这样亲切。华老二出生于大元朝世祖忽必烈年间，少年聪慧，五岁时就能口诵诗文千余言。因药都乃老庄故地、陈抟道教之所，华老二就有了与老庄后人辩说、与僧道论禅之便利。十岁那年，忽必烈南下来到药都，见华老二，一番交谈，便捋须叹道：“器局太大了，恐本朝无容之地。”但忽必烈仍想用他，要赐他少年进士，华老二却坚辞不受：“祖上乃全都为医，不为良相，志做良医才是祖训。”忽必烈碍着华氏一门神医，只好作罢。

又一个五年过去了，忽必烈突然想起华老二，便让药都州官报其这些年的所作所为。知他潜心于民间，采药制剂，救死扶伤，药都因他的良药老者倍增，忽必

烈便龙颜大悦，赐其良马宅第供他坐诊出行。元至正十六年，当时只是红巾军副元帅的朱元璋来到药都，按红巾军当时杀元帝官府的规矩，华老二是要被杀的。但朱因华老二的盛名，不仅没杀华老二，相反求他随军治伤。华老二自然不会应允，朱元璋恼是恼火，但想到也许有一天华老二会为自己大用，也只能强作笑脸地退出华宅。

朱元璋果真不是一般人物，他自药都就一直打着小明王的旗号，直到略定江南。后来，他在南京城坐上了龙椅之后，忽然想起华老二来，就差人来药都迎华老二去京都。华老二知道朱氏的为人，自觉此一去不复还也。他安排好身后事，就一路高吟乡人曹操的《短歌行》，向南京城而去。

到了京都，朱元璋并没有见他，而是把他请到修史的翰林院。史官每遇疑难缺漏的地方都向他请教，华老二都能随口作答，谈及早朝的事件，就好像自己经历过一样一清二楚。后来在他以死相挟下，朱元璋终于请他上朝。朱自然先以相相封，华老二重申十岁时在忽必烈面前所说的“志为良医”之语。朱见这样不行，就要华老二告他治国之策，然后才能重回药都。华老二想着药都百姓的疾苦，就答应说：“国如人也，无无病之人，无无灾之国。良医导之以药石，救之以针剂，圣主和之以至德，辅之以人事，故形体有可愈之疾，天地有可消之灾。至德者，乃胆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圆而行欲方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之谓也……”

华老二被朱元璋送回药都后，仍采药行医不止，过了百岁仍红颜白发地行走于乡野城郭。一百一十岁生日那天，他对家人说：“我这一生没欠人间一分情一份债，我的所有都留在了这个世上，我要走了，一个月之后再收殓草葬吧。”说罢，合目而去。家人谨遵其嘱，一个月后其容颜不改，举尸入棺，其轻若衣，形如蝉蜕。

华道存

颍州太守谭冠，五十五大寿后的第四天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：胸闷难挨，痛苦

万分。颍州城内的名医来来走走，仍止不住太守的呻吟。这天黄昏，病情有所好转的太守，忽然记起药都太守曾说过的一位名医——神医华佗的后人华道存。于是，立令儿子谭明备车连夜去药都请华道存。

跑到药都，已是熄灯时分了，三匹枣红马水洗一样。华道存身为名医自然有他的规矩，夜不出诊。谭明只得暂住客栈，盼着天亮。第二天，华道存一行来到颍州太守府时又是黄昏。华道存净了脸，抿了两口茶，才在谭明的满眼小心中来到太守的病房。

华道存手把太守左腕，静静地注目太守半个时辰后，转向谭明，微微地摇了摇头。“华先生，我父亲的病……”谭明话被华道存的手挡了回去。华道存又看了看谭冠的眼珠和舌头，两眉间短了半寸，起身走向屋外。

“华先生，我父亲的病？”谭明焦急地问道。

华道存松开短了半寸的两眉，缓缓地说：“令尊内脏淤血至极，现已是百药无效了。”谭明听此一说，扑通跪地：“求华先生救我父亲一命，我会用银子报答你的。”“银子又有何用？见你有这般孝心，我就试试吧。”华道存在太师椅上坐了下来，呷了一口茶，“不过，这药是有危险的，且要你真心配合。”“只要能治了我父的病，怎样都行。”谭明说着又在地上磕了两个响头。“那好吧，这药是一服怪药，名曰治脏灵。你先把你父亲做过的坏事说出来，然后我才能开方。事越能让他生气，药越灵。”

华道存两眼直逼谭明。谭明迟疑地望着华道存。“如若没有什么坏事，那就快点准备后事吧。”说着，华道存起身要走。“先生别走，有，有，我说。”谭明低着头避了父亲，小声说起来。华道存微眯着双眼，静静地听着。“够了。”华道存睁开眼，蘸墨，抚纸，略一沉思便笔走龙蛇：

治脏灵

呸！你个丧尽天良的狗官，坏事干绝，终有报应。此谓，坏事积成病，有药也无用，死了人心欢，活着害百姓。

药引子：除了一害。

附：坏事五例

其一，克扣治颍水专款，致使水患不断，然后再谎报灾情，侵吞赈银，罪有应得；

其二，浮夸虚报，残民媚上，只求恩宠破格提升，以致苛政于虎，百姓遭殃，死有何怨；

其三，颠倒黑白，庸吏乱法，为百两银子竟使民女冤死狱中，又当何罪；

其四，贪赃之道无孔不入，正常收钱粮报仓耗，惩治下级为手段，择肥而噬，贿上求官本该去死；

其五，整日不理正事，沉湎声色，花天酒地，有何纲常伦理，为官之态？

写到这里，华道存已是怒眼圆睁，掷笔起身：“给，舍你个药方。”随即大步出门。

华道存走后，太守谭冠向儿子要过药方一看，啊的一声坐起，顿时火从肝中起，怒自胆边生，从床上跳了下来，大喊：“气煞我也！”话刚落音，就哇啦哇啦地呕吐起来。先是黄水，后是血块，只吐得满地乌黑腥臭。稍有停息就又大喊：“快……快……快给我把他抓……抓回来。”接着又弯腰抚胸地吐了一阵。

儿子谭明从屋外进来，把太守扶到床上。太守依然喝令儿子去抓华道存。“父亲，不要再生气了，这就是华先生的药啊。看你吐了那么多坏血，不这样你就没命了。”这时，太守猛地静了下来，两眼直直地望着儿子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软在了床上。

此后，颍堤重修了，市面繁华了，并不断有颍人来药都给华道存送匾什么的。

益 爷

刘老益原名刘益生，因是药都受人敬重的名医，药都人便呼他刘老益，时间久了，人们便叫他益爷。

益爷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：在药都城乡之内从不到富人家去看病。富人家的病人只有到他的“益寿斋”来，而对普通人家则有请必到。

这一天，益爷正在城西界沟给一穷人家看病，突然门口有一个面黄如秋叶、身瘦似干柴的人在乞讨。主人不耐烦地呵斥：没看俺家里正有病人吗？去，去，到别家去。益爷一开好药方就问：刚才那人年纪轻轻的，咋讨饭呢？这家主人说：“益爷，这人是前村的刘柱，才二十岁。原先他家也是这城西数得着的富户，十岁那年父母先后走了，这孤孩子就靠卖家产为生，整日游手好闲。现今儿家里只剩两亩荒着的坟地了，长了满地的莎草，他也就在这四邻八乡讨着吃了。”益爷听后，沉吟片刻没再说什么。

半年后，益爷被红车子推着来界沟东边的谭沟去给一个孕妇看病，快到村头时突然又看到刘柱。他迈腿从红车上下来，“刘柱，你得了一种病。”刘柱懒洋洋地歪过头，“你，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我能有病？”益爷两眼望着刘柱一言不发，半个时辰过去了，刘柱的头慢慢地蔫了下来。这时，益爷两步来到刘柱面前，“你得了一种懒骨病，现在急需银子去治呢。不过，我告诉你，你父亲生前有许多金银都埋在坟地了，因你年纪小，他嘱我等你长大后告诉你，现在你可去刨了。刨出了银子我再给你治病。听说，坟地里长的都是莎草，刨了金银你要，刨了莎草全部拣出来，它是一种药，叫香附子，你把它卖给我。今儿，我先给你点银子，买点米面，买把抓钩，明儿就开始。”说着，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铜钱给了刘柱。

“真是？”刘柱接过钱就要走。益爷抬手止住他，“别慌，还有几句话，一是千万保密，二是不能让其他人帮你，三是莎草一定要拾净，不然你就失信于我……”益爷话还未说完，刘柱就连连点头：“益爷放心，我一定照办。”接着，一颠一颠地跑了。

当天，刘柱就用益爷给的钱买了米面，买了刨地用的抓钩。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就神秘秘地来到坟地里开始刨了起来。刘柱人虽然年轻，多年没干过活计，加之身瘦体弱，刨了几下就累得发喘。但为了金银，就是再累也得刨呀。药都有句古话，七天胳膊八腿，腰练十天累不毁。刘柱刨到第九天，觉得越刨越有劲，到第十天中午，二亩坟地就全部刨完了。除了一垛莎草根，可一点金银也